

一、第一次认识一个是女巫的女孩

1

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四月三十日，我给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 到晚上十二点（零点）之前 如还没能泡上可以睡一晚的女孩，今年就不会有睡觉的女孩了。

梅和眉问我这样设定的理由何在？

我说没什么理由，只是一种感觉。

老马就说，这行为是不是有点模仿的嫌疑？

我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也许吧，但我至今想不出我模仿的那个人是谁。

梅和眉是一个女孩，坐她旁边还有一个女孩，叫卡秀。那天在场的除了老马，还有乌家学和安垠贵。地点是梨花街花与花酒吧。时间是晚上十点过三分。他们都在为我着急，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着啤酒。

梅和眉最先忍不住了，责问我，早一点你干什么去了？

她的意思是，我总爱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

我说我一直在努力。

真的，从平安夜那个晚上开始，我就在忙这事了，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平安夜我在多少个酒吧跑来跑去，你们是最清楚的。我还负责把好多个女孩送回了家，直到天都快亮了，我才回自己的家睡觉。

梅和眉笑起来，一个人睡的吗？我们还以为你最后把蛛蛛带回去了，她这样说。

是吗？我很惊讶，原来你们是这样想像的？真是有名无实。

那晚我最后送的是蛛蛛和朵朵，蛛蛛住三瓦窑，朵朵住科华路，我是准备先送了朵朵，然后送蛛蛛，当然不一定去三瓦窑了。但朵朵到了科华路心血来潮，不想回家了，要去蛛蛛那里住，我还有什么话说，我总不能说朵朵你下车吧，我要拐个弯带蛛蛛回去？所以，我只好把她们俩一齐送到了三瓦窑。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今天这最后一天你都在干什么呢？梅和眉一贯有责问我的瘾。

上午我是睡了个懒觉，我说。昨晚我睡得晚嘛，你们都知道。朵朵答应今晚与我联系，可看看现在已经是多少点了？我又被骗了。中午我到华兴街吃的米线，然后去公司晃了一下。下午我和老马坐在大慈寺的茶铺，我一直不停地在打电话，这老马可以证明。好不容易我约动了一个女孩一起吃晚饭 她答应了 去吃王胖鱼。后来 我正放心大胆地和老马谈论诗歌，一个好久没联系的女孩主动约我晚上去棕南吃韩国烧烤，我想到我已经约了王胖鱼，便推掉了那个韩国烧烤。这期间，我还一直在与朵朵联系，她手机关机，传呼欠费停机。到下午六点，约好了去吃王胖鱼的女孩突然变卦，她说她妈妈生病了，她得马上去四医院。我知道她是在撒谎。我赶紧约那个想吃韩国烧烤的女孩，我说我突然十分想吃韩国烧烤了，但她却说，她现在正在去天天渔港的路上，是一个男朋友请客。结果可想而知，我与老马一起吃的晚饭。晚饭后老马陪着我又跑了几个酒吧，这老马可以作证。在玉林南路的那个酒吧差点就要上手了，那个女孩是个诗歌爱好者，我已经将我的诗背诵了一首给她听，该她背诗给我听的时候，却来了一个画画的。我一看情况不对，赶紧和马哥撤了。马哥出来便建议我联络一个以前睡过的女孩，这样保险系数会大一

些。于是我给陈秋打电话。正好，陈秋就在附近不远的另一个小酒吧。老马说 看来有搞了 他就不陪我了 执意要来与你们汇合。我说好吧。但我还是对老马说，晚一点我再与你们联系。我不是没信心，我真的是有一种预感，从王胖鱼失约开始，我就预感到今天不可能有好结果。果然，陈秋嘻嘻哈哈的和一大帮狗男狗女坐在酒吧里，我进去的时候，她正疯疯癫癫地在表演一个黄色段子，看见我之后，还要拉我一起表演。她看来是喝得不少了，竟然当众将我们以前如何上床睡觉的事情拿出来当段子讲。我很不高兴，几乎没怎么喝酒，默默地坐了不超过十分钟，就出来了。然后，我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这样。

2

我读童话的那个年代，对女巫的故事很着迷。几个男孩经常聚在一起幻想，要是能抓到一个女巫就好玩了。但这愿望一直都未实现。长大了更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童话了。不过，还是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我身上发生，那就是，从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初恋开始，凡失恋之后，就特别爱幻想有一个女巫骑在一把闪光的扫帚上，从午夜的窗户撞进我们的男生宿舍。这样的幻想一直持续到我大

学毕业到公司上班之后。还有，尽管我已经长大成人，但对那些讲述女巫故事的童话和卡通片，至今都是特别的迷恋。这样说，或许给人一种关于女巫的有关知识我懂得不少的印象。其实并非如此。如果你问那些女巫是从哪里来的？仅仅这一点，我就茫然不知。我只对女巫有些什么生活习惯，像她爱吃什么点心之类的，还略知一二。

所以，那天晚上，也就是四月三十日晚上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我遭遇上一个女巫，虽然也是万分的惊讶和十二分的不自在，但要说完全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那是说不过去的。

快到十二点（也就是我设定的最后期限）的时候，先是老马说，过了十二点他进不了大门，便背起他的大书包走了。接着乌家学和安垠贵说明天他们都要早起，因为明天是星期一，也走了。梅和眉笑了一下，她说，不好意思，还要回去开夜车赶一篇稿子。说完，她匆匆忙忙地起身往酒吧外走，简直跟逃一样的。我当时情绪很低落，默默地喝了整整一杯啤酒，才发现，人并没走完，还有一个人在陪着我，那就是先前坐在梅和眉与乌家学之间的那个叫卡秀的女孩。

我以前从没在任何场合见过卡秀，是那天晚上才见的，也不知道她是谁带来的。她一直默默无语，好像和这

个圈子也没多大关系。但她为什么不走呢？我端起酒杯，示意性地和她碰了一下。

你叫卡秀？我朝她笑了一笑。

她长发披肩，衣服的色调偏冷，眉眼天然的清晰，不化妆也很好看。

她笑着点了点头。十二点快到了 她说。说完之后 很沉静地看着我，仿佛我和她有什么约定似的。我突然胆大妄为地向她伸过手去。

是啊 十二点快到了 我说 你跟我回去睡觉？

她并没有推开我的手，听了我这十分唐突的邀请，她还是那么沉静。

你经常这样邀请女孩吗？她问。

说实话，我并没有这样邀请过一个女孩。很多时候，我都想对我中意的女孩这样说，请跟我回去睡觉吧。但是 很多时候 我都没法将这句话说出来。也许 这就是我一直失败的原因吧。

那你为何对我就能这么直截了当呢？难道就不怕被我拒绝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也许是一个奇迹，你的神态给了我直言不讳的勇气。

是吗？她笑了。但是她又说，你对我还根本不了解。

我摇了摇头，当我发现只有你还没走的时候，我觉得

一切都已经无需去了解了。

她这次是大声地笑了起来。如果我现在告诉了你，我是个什么样的女孩，你还敢要吗？

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么我告诉你（她额上的一丝长发这时候松散下来很轻盈地挂过眉梢）我是个女巫。

3

当晚十一点五十五分，我和这个自称是女巫的女孩已经坐在了出租车上。我们在车上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急着往我的住处赶。我们的手还拉在一起。途中我偷看过一次她的眼睛，其余时间我也跟她一样，看着从出租车旁一晃而过的街头夜景。我不无新奇地发现，还是有那么多堪称漂亮的女孩在这午夜的街上骑车或走路。当然这样的发现并没让我感到丝毫的沮丧，因为此时此刻我已经为自己抓了一个在身边。那么，她又在想什么呢？我禁不住又偷看了她一眼。

到了。

一个玫瑰色的街角，车停下。

上楼了 楼梯有点窄 还堆满了杂物。

几楼？

顶楼 是高了一点 但很方便上屋顶 特别是夏天。

路灯坏了 看不见钥匙 有打火机吗？

有。

好的。女巫一般都揣了打火机。

门开了。

客厅的灯也是坏的 去卧室吧 卧室有一盏灯。

拉住我的手。

灯亮了。

没有床，席梦思在地板上。

衬衫 拖鞋 书籍 VCD 感冒冲剂也在地板上。

只有电脑在电脑桌上。

还有一把椅子。

我打电脑的时候才坐椅子。

我也在电脑上看 VCD。

你喝点什么？现在几点了？

坏了 过十二点了。

现在，她盘腿坐在我的席梦思上。我坐在椅子上。这个自称是女巫的叫卡秀的女孩，从进我的卧室后，一直在微笑。她微笑地看着我。我东一下西一下地试图去拿点什么东西在手上，但都没成功。我开始反复的搓手。

都十二点过了，还睡不睡？她在问我。

我拿不定主意。我很想睡，但已经过了十二点，似乎又丧失了要和她睡的理由。

你很讲原则，是吗？她问我，语气分辨不出是嘲讽还是关怀。

一般说来是这样，我说。但通常我也不是很死板的人。

她还是在微笑。就是说，你还是很想睡？

我笑了，笑得很窘迫。其实时间不是问题，我说。主要是我还没有和女巫睡过觉，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说实话，我有点紧张。

她沉思了一会，然后说，没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这话是一个开关。

那好，我说。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你大概不习惯开着灯？我已经将手放到了开关上。

我不怕光，她说。

我的手便又缩了回来。我不知道现在该坐下还是就那样站着，或者干脆和她一起躺到席梦思上？

我可不可以看一看你的脚？我问她。

因为我记得书上说过女巫的脚趾间是有蹼的。

可以，她便弯腰去解鞋带。

我也自然的在她的脚边蹲了下来。看吧，她把她的左脚抬了起来。

那是一只并不难看的脚，虽然脚趾的形状是有点特别，不像一般女孩的脚趾，但也并没长得有蹼。而且，也和普通的女孩一样，这个女巫的趾甲上也涂了一层淡蓝色的荧光粉。

我说，再看看右脚。

她又把右脚伸过来让我握在手上。

右脚其实和左脚完全一样。

还想看什么？她笑着问。

很显然，我也不像开始那么紧张了。

我说，看看乳房吧。但说出这话我还是脸红了。

她很大方，埋下头解了胸前的扣子，然后又脱掉了胸罩。

乳房有点小，但也算过得去，尤其重要的是，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对标准的普通女孩的乳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女巫的乳房我也没见过，甚至书上也从来没提起过，我甚至不知道女巫是否应该有乳房。我伸出手在她的乳房上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很光滑，也比较结实。这次我没等她问我下一步又看什么，很自觉地就将手滑了下去。

我摸到了她的肚脐，一个小旋涡般的肚脐。我很惊

喜 原来女巫 如果她真的是女巫的话 也有肚脐。也就是说，女巫也有一个在母腹里孕育，并靠脐带吸取养分然后瓜熟蒂落的过程。接下来我就完全相信了她所说的没什么不一样这句话。

我们彼此都完全脱光之后，便开始抱在一起接吻。刚开始和她的嘴唇接触的时候，我还刻意去体会与女巫接吻的特殊味道，但后来就没那么冷静和理智了，整个方式都完全像对待一个普通女孩那样，我也基本上是大汗淋漓。而且我也发现，这女巫对我的动作并不陌生，她也完全像一个普通女孩那样投入。她也出汗了，汗水在她的额头上粘住了一部分最柔软的头发。

最愉快的是她的两条腿，不停地在我的背上游来游去的，这感觉特别像一个女巫。

在这过程中我也有分心的时候，我很想回到从前去告诉我的那些伙伴们，我在三十岁的时候终于抓到了一个女巫。真的，我特别想讲这个故事。



又是梨花街花与花酒吧，时间是一周以后。人还是那

些人，只是，原来卡秀坐的那个位子换了另一个女孩，她叫什么名字？好像是有人介绍过，但我没记住。梅和眉讲了一个同事的笑话。老马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然后，安垠贵和乌家学这两个娱记又开始眉飞色舞地谈论起女明星的绯闻。我闷闷地喝酒。梅和眉突然拍了我一下（她仍然是坐在紧靠我的位子上），又开始责问我了，你为什么一晚上都不说话呢？她真是责问我有瘾。以公而论，我其实还是她的领导。我很不高兴地说，难道你们都把她忘了吗？这么几天来怎么就没听见你们提过她一次呢？谁呀？他们很吃惊我会有如此异样的情绪。我说：还有谁？当然是卡秀了。哈，梅和眉大笑一声。那个女巫，她用手指着老马，你们还记得她吗？她又转头看着乌家学和安垠贵，上次是谁带来的？老马看着梅和眉，不是你带的吗？梅和眉说，我什么时候带过？我从来就不认识她。然后她又指着我责问，她不是和你一起进来的吗？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谁都看见我是一个人进的酒吧。然后我反问她们，你不认识她，但你怎么说她是一个女巫呢？梅和眉说，她就是一个女巫，难道她不是一个女巫吗？说完这话，她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怎么回事？老马问。乌家学和安垠贵便异口同声地说，看来真是个女巫。梅和眉很得意地一仰头，我说是就是。

我用眼睛看着那个坐在卡秀曾经坐过的位子上的女

孩，我问她，你是不是一个女巫？我看见她的脸一下就红了起来。她想笑，但又马上用手捂住了嘴，然后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不是。承认是女巫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有点逼人就范的架势。那陌生女孩使劲地摇头，我不懂你们说的女巫是什么意思。我说也没别的意思，假如你是一个女巫，今晚你就跟我走。干什么呀？女孩瞪大了眼睛。睡觉 我说。女孩沉默了片刻 突然就很生气地站了起来。你以为我很幼稚吗？她吼道，并一掀椅子离开了座位，几乎是飞一样地向门口跑去。我一动不动地坐着。那天晚上，我没有看见女孩跑出门去的身影，但我看见了梅和眉笑得很愉快的样子。

二、女巫聚会塔子山

1

最近没什么聚会。最近没什么艳遇。最近成都老是下雨。最近听说，塔子山公园将有个女巫聚会。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是老马。老马说，这消息来自她的女朋友王燕。

老马的女朋友我见过一面，是个大嘴巴女孩。那次见面是在动物园，我和她一共有过三次对话，每次对话都很短。

第一次是我们走过放养河马的水潭，我对老马说，河马的嘴巴实际上并没有鲸鱼的嘴巴大，但当说到世界上

嘴巴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动物时，正确答案还是河马，你知道为什么吗？

老马平常是个思维敏捷的人，但对这个问题他却半天回答不上来。他不停地用眼睛去瞟旁边的王燕，王燕就对着我冷笑了一下，你是在讽刺我吗？我赶紧解释，王燕你误会了。

第二次是我们去看了大象之后，在一个冷饮铺前坐下来，我和老马一人端一杯散装可乐，王燕在吃冰糕。天气热得想脱衣服，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我对老马说，这么丑的女人也长了一对乳房。说过这话我马上就后悔了，还没等老马用眼睛去瞟王燕，我先就心虚地瞟了王燕一眼。王燕也正拿眼睛斜着看我。然后她把没吃完的冰糕向空中抛了出去，说，大象还长了那么长的鼻子呢。老马就笑。我却没明白王燕说那话是什么意思。王燕说过之后自己也笑。我就想她是不是在讽刺我呢，但又想不透她在讽刺我什么。

第三次是我们快要走出动物园门口了，这次是王燕先说话。她说，你们猜我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我没有马上去猜。她是老马的女朋友，我想这问题应该由老马来回答。但老马像没听见似的，或者是听见了但根本就没有要去猜的兴趣。我觉得不能让朋友的女朋友显得难堪，只好鼓励自己努力去猜想这女孩提出的最喜

欢和最不喜欢的问题。最喜欢的是大熊猫？她摇摇头。是大象？NO。热带的动物我都不喜欢。那么是北极熊？愚蠢。我对她的用词感到几分不快。我说我猜不出，你就说出来吧。她不说，猜不着就算了。算了就算了，我心想。但她却又要求，再猜一猜她最不喜欢的。我看了看老马，他还是没有要去猜的意思。只好，我接着又猜。老鼠？她笑了，老鼠也算是动物吗？我一直把老鼠是当成动物的，但她这样一反问，我也不好坚持了，再说我本来就对那东西没什么好感。但老马耐不住了，他说王燕，你就干脆说你不喜欢大象嘛。王燕很满足地笑起来。

2

老马请我帮他观察一下王燕。他是在电话上提出这个请求的。你什么意思呀？我问老马。老马说：见面说吧，总之，这段时间你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到老马宿舍的时候，王燕不在。老马说，下楼买卫生巾去了。但他又怀疑王燕其实是鬼鬼祟祟地出去打电话去了，因为他翻看过王燕的包，里面还有卫生巾。究竟怎么回事？我认为他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紧张了。老马说，这和塔子山的女巫聚会有关，他怀疑王燕也可能是一个女

巫。这几天她经常背着他打电话，说是和老同学联络，其实是在跟那些女巫打电话。有次她躲在厕所用手机打，被他偷听到几个句子，她们已约好下周四在塔子山集合。

我曾经在四月底睡了一个女巫的事在圈子里传得很开，老马找我，就是要我运用经验（可能也包括一点专业知识）验证一下他的女朋友是不是一个女巫？要说知识我是有一点，但说到经验我其实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充足。那个叫卡秀的女孩我就睡过那一次，那天她什么时候从我床上起来并离开我那阁楼的我都不知道。那晚我做的梦太多了，一个紧接一个，以至于老是醒不过来。后来我按她给我留的呼机号多次与她联络，对方的声音很陌生，说我呼错了（呼机号是 :6613838 呼 3391）。不过我得承认，卡秀那女孩的确给我这几个月带来了好运，现在我基本上做到平均一周半带回一个女孩。有时我在酒吧呆呆地坐着，很希望那个是女巫的女孩突然出现，虽然她再没出现，但我每每想她的时候，就会发现，不远处又多了一个值得怦然一动的目标，这就叫机遇。

我对老马说，那只好试一试了。不过细想起来，王燕是你女朋友，这样做还是十分难为情。

老马说，他对我有百分之百的信任。